【江南好】

苦楝

N吴顺荣

记得十六岁那年一个秋末的下午，我独坐在小河边看书。读着读着，渐渐沉浸到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恬静里。忽觉一物落在书上，细看原是一颗鸟粪，正想发作，抬头见几只小鸟在苦楝树上叽叽喳喳，正在啄食楝果。这种小鸟比麻雀稍大，至今我仍不知其鸟名，许是这种鸟专食楝果的缘故，家乡人呼其为“莞楝子”。由此，我便悟出了一个道理，鸟吞咽下果实，树种也就进入了它的肠道，并借助鸟的飞翔，被撒向四面八方。种子虽然要经历一条孤独苦难的道路，甚至最终被裹在肮脏的鸟粪里排出，但种子却也获得了繁衍和生存。这就是动物与植物间的相依相伴、相容相存的微妙和谐关系。正是这种微妙和谐的关系，构成了春来无语、秋去无言的大自然。

那时王江泾的苦楝树真多，场地上、庭院里、田野间、小河边到处都有。每到春天，苦楝舒展满树的绿叶，在微风中摇曳，透过如水的阳光，在地上、墙上、瓦上印出蜡染似的图案，与柳树、桃花一起装点着水乡的春色。初夏，苦楝花开了，那淡紫色的花朵，密匝匝地开满枝头，日夜散发出缕缕清香，清香中弥漫出一股青涩微苦的气味。我最爱这淡雅的似甜似苦的香味，因为，这是一种最纯正的乡间气息。

苦楝，与农时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。苦楝开花和结果的时候，正是农村最繁忙的时节，也是农民一年中最劳累的时候。所以，家乡有句谚语：“楝树花开，挖眼不开；楝树花谢，一日困到夜。”苦楝把自己最美的花献给辛勤耕作的农民。由于苦楝生长快、材坚实、易加工，当时农村的箱柜、桌椅、板凳等家具，犁耙、锄柄、船板等农具，以及建筑用的梁柱、椽檐、门窗等大多取材于楝树。苦楝虽苦，农民与苦楝始终苦苦相恋，苦苦相依。

最让我对苦楝肃然起敬的，是发生在桐庐县南堡的那场洪灾，村里的所有东西都被洪水冲走了，唯有村头的那棵苦楝树依然屹立着。党支部书记把全村的人召集到这棵苦楝树下，号召村民要像苦楝那样坚强不屈，克服困难、战胜洪灾、重建家园。从那时起，我一直把苦楝当作不屈的象征、坚强的化身，觉得人应该像苦楝那样，要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，才能不怕风吹雨打，经受住人生各种各样的考验；人还应该像苦楝那样，植根于泥土，耐得住清苦，把一切奉献给大地。

每想起院子里不见鸟、不见树的情景，我更加思念家乡的苦楝树。有一年回乡，忽然发觉村里的苦楝不见了，周围的苦楝几乎绝迹了。对此，乡亲们众说纷纭。有人说这土壤起了变化，不适宜苦楝生长；有人说空气中有一种有害气体，危及了苦楝的生长发育；也有人说是由于水污染，导致苦楝树枯死。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，我倒还有另一种想法，也许是苦楝作为一种苦的象征，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农村富起来了，农民结束了贫苦的生活，过上了甜蜜的日子，习惯于与苦为伍的苦楝树不适应在甜风蜜雨里生长，便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然而，我总觉得，农村没有了“莞楝子”的飞翔，没有了那一股股淡淡的苦味，是件很遗憾的事。因为，我们毕竟失去了那一份既纯正又珍贵的乡间气息。

【杂拌儿】

探访野鸡浜

N盛叶珍

作为一个文友微信群的名字，“野鸡浜”好像不够高端大气，但少为人知的是，这完全是因为群主对老家念念不忘、情有独钟。

野鸡浜是群主叶生华老师的乡下老家地名。关于野鸡浜的人和事，他写过一本名为《野鸡浜》的散文集，书中满纸的乡愁和浓浓乡情让我感同身受，我对现实中的野鸡浜也充满了向往。

群里群外，群主均是野鸡浜的自然代言人，被群友们戏称为“浜主”。旧年冬月中旬的一日，阳光明媚，群友们在浜主的邀请下，一遂夙愿，来到了野鸡浜——这个他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地方。

进入野鸡浜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路。小路只容一人挑担通过，村民进出由此汇聚、分流。小路的北侧是一排村民的小楼房，围墙里的各门各户都是独立的庭院，各家自有山水丘壑。各家的围墙外，隔着小路零星地种着一些橘子树。秋冬时节，黄澄澄的橘子挂满枝头，自带吉祥意趣。往外是种满蔬菜的田畈，田畈的远端则是通往村中心的乡村公路，频频有汽车行驶着，一晃而过。

我们排着队，不时雀跃惊呼，感叹乡村的自在。经过小路，来到村后的小河边，一座小石桥跨越小河，桥身两侧题着的桥名即“野鸡浜桥”。我们在桥上留了影，然后开始四处张望。不远处笔直的高架是高铁线路吧，有人说，高铁的那端是上海。高铁线穿越大片农田，把淳朴的乡野与遥远的现代化都市连在了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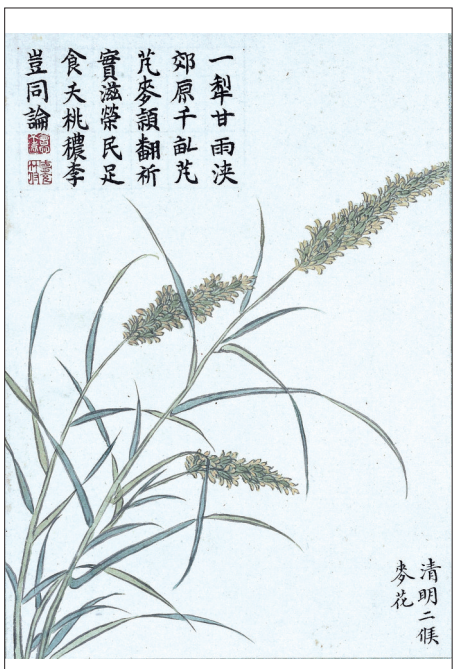
来到叶老师家的小楼房，楼前是不大不小的晒谷场，一圈栅栏围墙上爬满了丝瓜藤。一棵六十多年树龄的榉树在它的西角，冷空气之后，榉树叶铺满了树下的小空地、小岔路，有一些树叶被扫成了小堆，还有些散落在周边的房顶上，被太阳照出了艳丽的色彩。群友们饶有兴味地合抱着榉树，试着丈量它的胸径，脸贴着它挺拔修长的树干，仰望着因冬日而空落的树冠，此时的天空似乎更加湛蓝而悠远了。

前榉后朴，是江南常见的造园植树之法，在儒家文化中，寓意着中国文人士大夫对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渴望，在耕读传家的江南农家，也被寄予了对孩子美好前途的期望。六十多年前，浜主的父母为他种下的榉树苗如今已成了参天的大树，成了野鸡浜最明显的标志。几十年里，这棵树为野鸡浜遮挡了岁月的风雨，父辈们的殷殷嘱托和朴实愿望，如今已结成了丰硕的果实。几十年中，凭借勤奋、才华和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浜主已是当地的著名文人，列居五圣村乡贤榜。是野鸡浜的乡里乡情，滋润了这个文人温润诚恳的灵魂，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。

正当我们在大榉树下流连的时候，有村民走出院子和浜主打起招呼。其中有一个是浜主的邻居大姐，她特地去菜地里为我们收割了一大筐青菜、白菜、萝卜，说让我们这些城里人尝一尝新鲜蔬菜的鲜嫩。我们要付钱给她，她很不高兴，说拿钱买就不稀奇了。她的女儿在县城联通公司上班，儿子在邻县开发公司工作，她在这里自给自足，没什么烦恼。大姐脸色黝黑健康，一口雪白的牙齿闪闪发亮，我们羡慕地赞叹，她笑着说这是前两年种的假牙。

野鸡浜是海盐县五圣村一个小小的自然居住点。在村部，我们听了村书记对村发展史的介绍，了解到五圣村除了江南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外，还孕育出了名贵金鱼、孵坊等多种特色经济，社区中心还建有电影院、图书馆、展示馆、乡约茶吧，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场所，使村民在实现富裕生活的同时，业余生活也更丰富多彩。我在展示馆的文化墙上，看到了浜主的《野鸡浜》散文集的前言。乡村的朴实张开了翅膀，五圣村已超越平凡，在造福百姓的道路上出彩发光，成为值得骄傲的新农村典范。

由此，我明白了乡贤的精神灵魂就源于这样的水土，日月精华、自然天成，而这样淳朴的、温厚的、谦逊的乡贤精神，也正在反哺着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，守望相依，不负彼此。



二十四番花信风·清明(二候麦花)/(清)董诰 绘

【风景客】

此潮不是那潮

N欧福泰

海宁盐官，我已来过多次，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。

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八月十八，这天正是盐官观潮的好日子。那天上午，我们一家人从嘉兴来到盐官，站在海堤边，只见江面波澜不惊，浪平如锦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星星点点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挤在海堤边，等待着动人心魄的钱塘大潮到来。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随着一阵阵急促的叫喊声，远处的江面上，出现了一道白线。那白线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宽，“轰隆隆，轰隆隆……”伴着声声不歇的巨响，像是千万匹骏马奔腾而来。潮头翻涌着，卷起千层浪，拍打着堤岸，溅起的水花，如烟似雾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懂了什么叫“滔天浊浪排空来，翻江倒海山为摧”。潮声震耳欲聋，浪涛汹涌澎湃，那是大自然最磅礴的乐章，是盐官古城最动人的心跳。游客们为之欢呼起来，许多人还跟着潮水翻滚方向拼命跑着，似乎要和浪潮比赛，定要看到潮水碰了头之后才肯罢休……

看完“天下第一潮”，我们又走了许多路，到盐官古镇看一看。可当时到了镇上，没有什么东西可看。走到颇有名气的“一门三阁老，六部五尚书”的陈阁老宅，从北大门进去，厅里有个大轿子沾满了灰尘，南半部好像还有围墙倒在那儿等人去打理……自打这一趟看潮后，虽然以后也来过几次盐官，我再也没有去探幽访胜的雅兴了。

前不久，我和几个文友赶到盐官古城，参加了由社区文化网、乐龄文学社组织的盐官潮乐之城创意采风活动，对开发不久的正在试运营的盐官古城进行采风，触摸历史悠久的古镇在新时代怦怦跳动的脉搏……走到盐官古城修葺一新的广场，只见一座巍峨城楼展现在我们眼前：陈旧的块块城砖，昭示着这座古老城池悠久的年轮；三个椭圆形的城门洞，中间上方的“潮乐之城”四个大字赫然在目，也就是把这座古城特有的“潮”和悠远的“乐”联结在一起，或是潮中有乐，乐中有潮，或是潮乐合一，以形成一种共生共长的天籁之音，也就是盐官特有的潮韵。

盐官古城的历史，可一直追溯到西汉时期，在如今的景区内，涵盖了许多全国著名的网红打卡点，其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阁老宅，还有王国维故居、查氏遗存、金庸足迹、徐志摩故居等。海宁历代文人墨客众多，在这座古城中，都能找到他们的点点履印。

陈阁老宅的北边南边都已复原，修整一新。陈阁老，即陈元龙。他于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)中进士，后升至侍读学士。陈元龙勤勉工作，皇帝赏识。到了雍正七年(1729)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，后又加太子太傅衔致仕。据介绍，一般的大户人家，大门都是朝南开，可陈家的大门却是朝北开。这是因为陈元龙为了报答康熙皇帝的知遇之恩，于是就将大门朝向北边，以体现报效朝廷、尽心尽力之心。

盐官正在打造潮乐之城，每天下午2时后，不仅在海宁盐官潮城艺术中心的音乐厅，我们能够听到“大潮爱乐乐团”演奏的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，而且在街边、码头边，到处可见年轻的音乐人，弹奏着美妙的音乐，演唱着动人悠扬的歌曲，吸引了不少游客观赏，平添了一股潮韵的气息。

扑面而来的风中，有着一股不一样的味道。它不是市井烟火的浓醇，也非江南水乡惯常的清润，那风里裹着涛声，也藏着千年的潮韵，一路牵引着我们，品着盐官古城的馥郁芳香……我心中油然想到，旅游一定要和文化联姻，如果没有文化的内涵，那么旅游也只能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

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离开盐官，回首望去，古城在夜色里静静伫立，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，守着潮起潮落，守着岁月安然。

【诗生活】

鸟巢也会破壳而出

N张敏华

去莫干山的路上，一座荒废的寺院，颠簸在丛林间。

“曾经的僧人和香火去哪了？”扑朔的疑问跑进山林。

山涧的溪水让我缓过神来，草木被风搀扶着醒来。

打开车窗看见树上的鸟巢——“鸟巢也会破壳而出。”

山风习习，凉爽得令人瑟缩，我用手捂住自己的嘴。

【新世说】

咸水鳄鱼

N詹政伟

现在看电视节目，似乎只钟情于《动物世界》和《体育世界》了。而看体育节目，似乎也偏爱田径比赛，无论是跑步，还是跳高、跳远、铁饼、标枪，因为运动员凭的是货真价实的实力。而《动物世界》，则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认知。

那次看咸水鳄鱼，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。

小鳄鱼一出生，就跟着母亲生活。父亲是谁，它压根儿不知道；去了哪里，也不知道。母亲和它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也离开了。

小鳄鱼一生下来，各种性格的都有，有文静内向的，有调皮高调的，但残暴的性情是共通的，且一览无余。

鳄鱼父亲遇到自己的妻子和子女，完全不认识了，照样大开杀戒；而母亲再次遇到自己的子女，也同样不认识了，也张开了血盆大口。

两条雄鳄鱼为了谁在某一条河流里当老大，照样争得不可开交，除非一方主动服软，退避到另外的地方去，否则肯定会拼得你死我活。

它们出生的地方在河海的交界处，某一天，它们会渡海十几公里，游到一座海岛上去。那里有着无数的咸水鳄鱼，它们从四面八方游来，为的是寻找海龟，海龟在这里产卵，产完卵，想回到海里去，但咸水鳄鱼拦住了它们的去路，它们走投无路，大多数成了鳄鱼的盘中餐。

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咸水鳄鱼从来都不会爬到岸上去，去挖那些海龟卵吃，它们也懂得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

这些冷血动物冷酷无情，它和恐龙同时代，恐龙早就灰飞烟灭了，而鳄鱼互相杀戮，子子孙孙却又繁衍不息，难道上苍也鼓励六亲不认？也崇尚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？